

分类号：
U D C :

密级：
学号：400309819001

南昌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

佛教中国化视域下一诚法师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master Yich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董金泽

培养单位（院、系）：人文学院哲学系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习细平副教授

申请学位的学科门类：哲学

学科专业名称：宗教学

论文答辩日期：2022.5.27

答辩委员会主席：赖功欧_____

评阅人：_____

2022 年 5 月

一、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南昌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手写）：**董金泽** 签字日期：2022年6月7日

二、学位论文授权使用授权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南昌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南昌大学可以将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 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全文发表，并通过网络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服务，同意按“章程”规定享受相关权益。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手写）：**董金泽** 导师签名（手写）：**刘平**

签字日期：2022年6月7日

签字日期：2022年6月7日

论文题目	佛教中国化视域下一诚法师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				
姓名	董金泽	学号	400309819001	论文级别	博士 <input type="checkbox"/> 硕士 <input checked="" type="checkbox"/>
院/系/所	人文学院哲学系		专业	宗教学	
E_mail					
备注：					

公开 保密（向校学位办申请获批准为“保密”，_____年__月后公开）

摘 要

中国佛教教育如何发展近百年来一直受到广泛关注。近代以来社会几经变革，由传统社会转型为现代社会不过百余年时间。因而佛教教育也在不断地接受着现代化的改造。在当今新的历史语境下，佛教教育又增添了新的历史内涵。佛教教育发展的走向关乎着佛教的兴衰存亡，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借鉴和深入思考。

从教育形式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教育可分为四个阶段：丛林教育阶段、佛学教育机构兴起阶段、佛学院教育为主阶段、佛学院教育为主、丛林教育并重阶段。从此四阶段来看，杨文会、虚云、赵朴初等尚有未竟之佛教教育问题。观一诚法师佛教教育之思想渊源，一诚法师自小受佛法熏陶，又有其师虚云在旁指导，广读佛经，因而有较为完善的教育理念，继承先辈未竟之业。在佛教中国化的背景里，一诚法师佛教教育理念在多方面的影响下，形成了四个部分。其一，发扬虚云遗风，现当代合格僧才需要做到“独身、素食、僧装”；其二，佛教中国化的背景下，现当代佛教教育应丛林与学院并行，学修一体化；其三，坚持党的领导，爱国爱教；其四，把握当代佛教教育趋势，坚持人间佛教理想。

在其教育理念的指引下，一诚法师恢复祖庭，把真如禅寺打造为丛林样板。且复办了江西佛学院，对江西佛教贡献颇多。且一诚法师不断呼吁培养佛教爱国爱教、有学识有修养之人才，大力建设中国佛学院。一诚法师作为前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为中国佛教教育事业做了很多贡献，他既继承了马祖建丛林的传统，又发扬了虚云法师的遗风，并承接了赵朴初老先生的事业。他是现代佛教教育的复兴者和推动者。

关键词：一诚法师；佛教教育；现代佛教

Abstract

How to develop Buddhist Education in China has been widely concerned for nearly a century. Since modern times, the society has undergone several chang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has only lasted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Therefore, Buddhist education is constantly undergoing modernization. In today's new historical context, Buddhist education has added new historical connotati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Buddhist education is related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Buddhism. Master Yicheng's Buddhist education thought is still worthy of our reference and in-depth thinking to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forms, Chinese Buddhist Education since modern tim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Jungle education stage, the rise stage of Buddhist education institutions, the stage dominated by Buddhist College Education, the stage dominated by Buddhist College Education and the stage with equal emphasis on jungle education. From the four stages, there are still unfinished Buddhist education problems such as Yang Wenhui, Xu Yun and Zhao Puchu. Looking at the ideological origin of master Yicheng's Buddhist education, master Yicheng has been influenced by Buddhism since childhoo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 teacher Xuyun, he has widely read Buddhist scriptures. Therefore, he has a relatively perfect educational concept and inherits the unfinished business of his predecessors. In the contex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master Yicheng's Buddhist education concept has formed four part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any aspects. First, to carry forward the legacy of virtual cloud, only qualified monk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need to be "single, vegetarian and monk clothes"; Second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m,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uddhist education should be parallel to the jungle and colleg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learning; Third, adhere to the party's leadership, love the country and education; Fourth, grasp the trend of contemporary Buddhist Education and adhere to the ideal of human Buddhism.

Under the guidance of h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master Yicheng restored the

ancestral court and built Zhenru Buddhist temple as a model of the jungle. And reopened the Jiangxi Buddhist College, which has made a lot of contributions to Jiangxi Buddhism. Master Yicheng has constantly call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Buddhist talents who love their country and education, have knowledge and self-cultivation, and vigorously build a Chinese Buddhist Academy. As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China Buddhist Association, master Yicheng has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Chinese Buddhist education. He not on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 of Ma Zujian jungle, but also carried forward the legacy of master Xuyun, and undertook the cause of old Mr. Zhao Puchu. He is the Reviver and promoter of modern Buddhist education.

KeyWords: Master Yicheng; Buddhist education; Modern Buddhism

目录

第1章 绪论	1
1.1 选题意义及预期目标	1
1.1.1 选题意义	1
1.1.2 预期目标	1
1.2 研究概况和研究方法	2
1.2.1 文献综述	2
1.2.2 研究方法	5
第2章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教育四阶段	6
2.1 丛林教育阶段	6
2.2 佛学教育机构兴起阶段	8
2.2.1 杨文会与祇洹精舍	8
2.2.2 太虚与新式佛学院	9
2.2.3 欧阳渐与支那内学院	9
2.2.4 虚云与曹溪南华戒律学院	10
2.3 佛学院教育为主阶段	10
2.4 佛学院教育为主 丛林教育并重阶段	11
第3章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渊源	14
3.1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经历	14
3.2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师承	16
3.3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佛经渊源	18
3.3.1 《金刚经》	18
3.3.2 《楞严经》	20
3.3.3 《楞伽经》	21
3.3.4 《长阿含经》	21
第4章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内容	23

目录

4.1 强调“独身、素食、僧装”	23
4.2 丛林与学院并行 学修一体化	25
4.2.1 更新丛林教育理念	25
4.2.2 强化佛学院教育理念	26
4.3 爱国爱教	28
4.4 坚持人间佛教理想	30
第5章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实践	33
5.1 振兴江西佛教教育	33
5.1.1 振兴真如禅寺	33
5.1.2 复办江西佛学院	34
5.2 复兴中国佛学院	34
5.3 大力呼吁人才培养	35
5.4 一诚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36
第6章 结 语	38
致 谢	40
参考文献	41

第1章 绪论

1.1 选题意义及预期目标

1.1.1 选题意义

一诚法师（1927-2017），俗姓周，字悟圆，法号一诚，1957年到1959年，虚云法师代性福法师和宽本法师授予一诚法师沩仰宗第十代、临济宗第四十五代法卷，赐法号为衍心、常妙。1985年始任真如禅寺方丈。1993年11月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1994年当选为江西省佛教协会会长，1999年担任靖安宝峰寺方丈，2000年兼任江西省佛学院院长，2002年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2010年卸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①。2017年圆寂于云居山。

一诚法师是当代佛教领袖、禅门宗匠，是爱国爱教的典范，也是促进当代佛教发展的重要人物之一。而佛教教育问题从近代以来也一直值得学术界思考和关注。一诚法师一生为佛教教育事业贡献颇多，且一诚法师师承近代佛学泰斗虚云法师。他并承沩仰、临济二宗法脉；一生重兴云居、宝峰两处丛林。自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职以来，以古稀高龄投身于中国佛教建设之中，以身作则加强佛教信仰建设和道风建设，积极开展港澳台佛教界及海外侨胞等华人佛教界的联谊工作，加强友好往来合作，为促进祖国统一不懈努力。

括而言之，一诚法师一生对中国佛教的贡献颇多。依据现有文献及一诚法师可寻的生平事迹，一诚法师对佛教教育的贡献无疑是不可磨灭的。希望通过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研究，能更好地促进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发挥佛教在社会上应有的良性作用。

1.1.2 预期目标

本文研究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的主要侧重点是：在与一诚法师相关的佛

^① 欧阳镇：《一诚法师与江西佛教》，《法音》2013年第4期，第34页。

教教育变迁的背景下，研究他的佛教教育思想的形成路径，从而作为他佛教教育思想内容的切入点。一方面，一诚法师佛教教育观念的形成和内容都是与他所处的佛教教育发展阶段分不开的，所以在考察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内容的同时，也要阐述清楚他所关联的社会历史背景。一诚法师著作和讲话资料有很多，因此可以从原始资料中归纳概括分析其佛教教育理念渊源与具体内容。另一方面佛教教育理念是教育实践的方针与导向，二者是不可分割的，所以在论述佛教教育思想来源与内容的同时，要对佛教教育的实践进行阐述，将理念与实践二者互相印证与促进。

本论文的基本结构为：

第一章 绪论。阐明选题意义；介绍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

第二章 阐述近代以来佛教教育的几个阶段。

第三章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的思想渊源，也就是他所受的佛教教育思想的背景及来源。

第四章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的具体展开。

第五章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的具体实践，以及一诚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第六章 结语。

一诚法师关于佛教教育的思想和实践可以为我国佛教教育问题提供一些解决思路。因此应通过分析近代以来佛教教育的演变，来说明一诚法师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他的佛教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如何对现代佛教产生影响的。以及结合如今佛教教育的现状来思考佛教中国化何以影响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与实践，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与实践之于“佛教中国化”的意义，总结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进而设想中国佛教教育未来走向等问题。

1.2 研究概况和研究方法

1.2.1 文献综述

本文是在佛教中国化的视域下对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与实践进行探究。但目前而言，并无专注于一诚法师佛教教育研究的硕博论文，因而可对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与深度的剖析。首先，一诚法师一生著作较多，

现整理如下：

- 1.释一诚主修：《云居山新志》，中国文史出版社，1992年。
- 2.一诚老和尚主修：《宝峰山志》，中华佛教出版社，2004年。
- 3.《和为尚》编写组编：《和为尚》，人民出版社，2012年。
- 4.一诚法师著：《植杖行云·一诚禅师法书》，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 5.一诚禅师著：《无杂相》，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
- 6.一诚法师著：《以戒为师》，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
- 7.一诚法师著：《一诚老和尚诗文集选》，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
- 8.一诚著：《一诚老和尚诗文集》，湖南文化音像出版社，2007年。
- 9.释一诚著：《一诚老和尚书法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 10.一诚主编：《禅七仪规》，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年。
- 11.一诚法师著：《平常心》，九州出版社，2013年。
- 12.一诚法师著：《宽怀》，九州出版社，2013年。
- 13.一诚法师著：《容忍》，九州出版社，2013年。
- 14.一诚法师著：《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

其次，目前学术界关于佛教中国化及佛教教育的问题，大致如下：

1.在佛教中国化视域下探讨佛教教育的原因。翟兴龙在《“中国佛教”与“佛教中国化”——佛教在中国发展史中两个概念的综述》中认为“佛教中国化”大多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①。梁卫国《多维度下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研究》对佛教中国化的定义是通过政治意识的认同、文化意识的融合和社会意识的适应，建立中国独特的佛教体系，以帮助建设国家^②。李晓龙认为佛教中国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③。宽昌《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中总结了佛教中国化是必然的，是历史和时代的需要^④。李利安、狄蕊红则在《新时期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中认为佛教必须以新面目重新定位，采取新的文化应对机制，努力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现代文化，实现自身价值^⑤。现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演觉曾在工作报告中表明，佛教想要做好自身建设，就要把重心放在人才建

^① 翟兴龙：《“中国佛教”与“佛教中国化”——佛教在中国发展史中两个概念的综述》，《宗教与历史》2019年第2期，第66页。

^② 梁卫国：《多维度下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研究》，《中国宗教》2020年第5期，第56页。

^③ 李晓龙：《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向度》，《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第79页。

^④ 宽昌：《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中国宗教》2019年第7期，第48页。

^⑤ 李利安、狄蕊红：《新时期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年第57卷第3期，第81页。

设上,并且要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佛教事业才可以顺利发展^①。所以综上所述,佛教中国化在当今中国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因而讨论中国佛教的相关问题,在佛教中国化的语境下是合理且应该的。

2.有关佛教教育思想的定义。张雪松在《近现代中国佛教教育史研究刍议》中认为佛教教育的对象是社会各界,而非仅局限于佛教信仰者这一层。佛教教育有三种类型,分别为僧伽教育和居士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佛教教育可以特指佛教僧伽内部的教育,以僧伽为对象,培养佛教僧才;也可以指佛教僧侣或居士(包括从事佛教研究的世俗学者)向社会各界普及佛教文化知识,或弘扬佛教价值观的说教活动。佛教教育的内容是关于佛教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其中既包括佛教信仰,又包括修证经验。佛教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包括个人修行目标的达成(解脱成佛)以及僧伽教团的延续、佛教文化的民众基础培植。佛教教育的手段是世俗谛中理性可知的言教,而非不可言说的佛境^②。

3.佛教教育想要发展所应采取的举措。叶青春《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的现代性视角》中指出当代佛教教育尤其是佛教高等教育院校要变为佛教现代性转变的突破点以及动力来源,这是佛教教育的迫切需要。因此,佛教教育培养的人才必须面向现代化具备较高现代性水平^③。黄夏年在《近代中国佛教教育》明确想要宣扬佛法,就是要培养人才,而人才就需要通过教育来完善。没有人才,佛教的义理及精神是无法被知悉的。而没有良好的佛教教育,是无法培养出出色的人才的^④。李向平《佛教教育的当代困境及其改革路径》中写道,原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用“一个根本、三个借助”来论述佛教教育,一个根本:教育、培养僧才。三个借助,即:一是借助现代教育。传统教育的优势在于僧格的熏陶与培养,现代教育的优势在于知识的普及与人才的规模生产。二是借助社会人文。发扬光大重人文、重文化的传统。三是借助外文工具。并且认为佛教教育的典型特征为“除了八宗之外无文本”。并且丛林清规基本上都是寺庙内以方丈为中心的,僧徒是处于子孙地位的,这种形式很像传统的大家庭。百丈清规是丛林制度的模板,但是到了如今,这种封建大家庭似的方丈责任制并不能适应如今社会的需要,需要有所完善^⑤。这种制度为如今的佛教教育发展和管理增

^① 释演觉:《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法音》2020年第12期,第17页。

^② 张雪松:《近现代中国佛教教育史研究刍议》,《法音》2018年第12期,第33-36页。

^③ 叶青春:《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的现代性视角》,《法音》2014年第8期,第43页。

^④ 黄夏年:《近代中国佛教教育》,《法音》2007年第4期,第36页。

^⑤ 李向平:《佛教教育的当代困境及其改革路径》,《普陀学刊》2015年,第28-47页。

加了很多门槛。因此教育僧才不仅仅是丛林教育，在如今佛教中国化的背景下，丛林教育和佛学院教育都势在必行。

1.2.2 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从一诚法师的著作及有关材料中去研究其佛教教育思想，一诚法师目前著作有很多，比如《禅七仪规》《云居山新志》《无杂相》《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等。通过对一诚法师著作及有关一诚法师的讲话材料大量的阅读与整理，就可以了解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及其所作贡献。

2.田野调查法。有条件的情况下去云居山真如禅寺和一诚法师的弟子们进行谈话，对当地的具体环境进行调查，从而更加实际地了解一诚法师对佛教教育所作贡献。

第2章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教育四阶段

近代中国在动荡中前进、在危难中寻找曙光。因此对于佛教而言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但是也同时为佛教的变革和发展创造了新的机会。张雪松曾在《近现代中国佛教教育史研究刍议》中将佛教教育分为近代篇、现代篇、当代上篇和当代下篇四个阶段，时间跨度分别为1898年至1920年、1921年至1948年、1949年至1977以及1978年至今^①。而本文则是从佛教教育模式的角度出发，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教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丛林教育阶段、佛学教育机构兴起阶段、佛学院教育为主阶段以及佛学院教育为主、丛林教育并重阶段。

2.1 丛林教育阶段

1840年以来，直至1908年祇洹精舍创立之前，佛教教育依然处于丛林教育阶段。古代中国的佛教教育是以译经为主的，很多朝代都为高僧设置过译经场，也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很多佛教的人才。但从唐末开始，佛教教育就已经从译经兴学转向丛林教育为主。丛林教育主要是师徒传授，很像当代研究生“导师带学生”的学习方式^②。

晚清时期社会动荡，中国以往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所以宗教的发展与皇帝的喜好息息相关。政治制度对宗教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宋代以来至清末之前的近千年的佛教发展来看，中国佛教在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下对皇权是十分依赖的^③。但清末的时候国不将国，朝廷自身难保，佛教教育的发展只能处于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以前的各种制度也名存实亡。僧尼规模从乾隆年间至近代都在不断发展，数目规格依然在持续壮大。不过，由于佛教宗派凋零、宗风不再，僧尼大多戒律松弛、滥竽充数；因此，庙宇僧尼再多，也无法掩盖佛教衰败的事实。僧尼大部分都是穷苦劳动人民，甚至是走投无路而选择出家。因

^① 张雪松：《近现代中国佛教教育史研究刍议》，《法音》2018年第12期，第34-35页。

^②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③ 纪华传：《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特色》，《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37卷第3期，第78页。

此僧人的整体素质堪忧，大部分游手好闲，真正愿意参悟佛法的僧尼寥寥无几，僧人们不思己过，无视戒律，仍然通过超度死人等活动来谋求名利^①。但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也是无法避免的，毕竟国家民不聊生，底层人民无法被真正普及教育，思想滞后，民智未开化。没有经济基础就没有上层建筑，温饱问题尚难解决，更何况是更高水平的精神追求。1851至186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各地农民起义，首领洪秀全推崇“拜上帝教”，大肆戕害佛教，无数庙宇的神像、古书典籍尽数被毁。这对佛教界无疑是一次非常沉重深刻的打击，让本就发展停滞的佛教雪上加霜。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佛教既无政治优势可以依托，又无内在改革之动力，只能愈发向“出世”靠拢。丛林教育的传统师徒传授，使得很多僧人偏安一隅，消极避世，封闭自己于深山之中，培养出的愿意研修佛学之人也大多本就厌世避世，又何谈在社会上能产生影响，佛学在社会上的影响自然就会下降。而且在寺庙内是否能继承住持职位靠的并不是佛学水平，而是人际关系、资历几何^②。如此情况下，寺庙内愿意在佛法上精进的人就更是寥寥无几。本身这个时期出家的僧尼几乎都是市井小民，出家多半为了谋求生计，而在寺庙里超度诵经即可谋取大量钱财，那么这些僧尼会变得谋利市侩，还是选择一心向佛，结果显而易见。

僧尼的素质堪忧，有佛学见解的僧人选择归隐山林。此等形式下佛法无法得到良好的传播，显然这种丛林教育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境况。丛林教育的传播手段已经大大落后于西方。而西方传来的基督教却在社会上大行其道，不但广泛传播教义，还使用先进的印刷工艺打印小册子分发给人们^③，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避居山林的佛教岌岌可危。但传统的丛林教育并非毫无优势，首先，传统的丛林教育一个师傅只需要面对数量很少的徒弟，因此能够很方便地因材施教。其次，丛林教育对品德的要求较高，培养出来的学僧虽然可能学识有所欠缺，但大多可以做到持戒守规，还俗人数较少。再次，丛林教育自古以来也培养出很多造诣较高的高僧。只不过丛林教育在这个时期的中国已经无法顺应时代的发展，进行变革只是时间问题，不然只能坐等灭亡。

1898年，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之时力主“庙产兴学”，以办新式学堂发展儒学。“庙产兴学”，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征用各个地方的寺庙等有关于民间信仰的

^① 唐忠毛：《中国近代佛教教育兴办的背景及其类型分析》，《普陀学刊》2015年，第63-64页。

^②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③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79页。

建筑、田地与财产用来建设学校和投资教育。这对佛教而言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传统的佛教丛林教育在内忧外患的逼压下，亟需转变，否则佛教将衰微不振。但与此同时，也是佛教改革的一个契机，正是由于庙产兴学的冲击，佛教才真正开始向现代化转变。

2.2 佛学教育机构兴起阶段

自1908年祇洹精舍创立开始，至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这一时间段是佛学教育机构兴起阶段。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在这个时间段内传统的丛林教育开始向新式佛教教育转变，虽然杨文会创立的祇洹精舍并不是第一个僧学堂，但是却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佛教教育事业的真正开端^①。赖永海先生也认为，民国佛教的复兴是从杨文会开始的^②。这个阶段内，各种佛学教育机构兴起，但是大多都如昙花一现，多而不精，基本都是没创立多久便停办或夭折。直至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我国的佛教教育形式才基本稳定下来，所以这个阶段依然只是兴起阶段。在佛教中国化视域下，这种阶段在我国是特有的。这个阶段的代表人物有杨文会、太虚、欧阳渐、虚云等。

除了以上几个人物，这一阶段还有很多有识之士也尽自己的力量办了很多佛教院校，比如月霞创办的华严大学等，这些学校或多或少的培养出了一些优秀的僧才。但是由于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特殊，即使这些院校已经初步有了起色，但最后总因为资金、政策等问题停办或夭折。即使这个阶段佛学教育机构鳞次栉比。但除了较有代表性的几个佛学院，其余的教育机构要么不成气候，要么只是为了抵制庙产兴学的冲击。就算相对来说较为成功的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最后只能停办。因此，这段时期只是佛学教育机构兴起阶段，发展并不成熟。但即便这样，这些教育机构也依然为以后佛学院的创办积累了很多经验，为以后的佛教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2.2.1 杨文会与祇洹精舍

1908年，祇洹精舍在杨文会长期的筹备下得以创立。当时中国佛教为了抵制庙产兴学，各地的寺庙都建立世俗性义务学校来收纳学子。真正对佛教产生

^①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82页。

^② 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第十五卷，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9页。

较为持久影响的僧学校是为了培养僧才、振兴佛教而办的，绝不是单纯的为保护庙产而设^①。所以祇洹精舍并不像其他在“庙产兴学”的冲击下而不得不办学的寺庙一样，祇洹精舍的办学目标正是为了培养僧才，振兴佛教。杨文会认为学堂既应该学习传统的佛教义理，又应该学习西学和维新之学，并且还要吸收日本佛教及欧洲基督教的教育经验。杨文会认为学堂应该分为内外两班。内班主要是为了进行僧教育，提高僧尼的素质，而外班则是主要学习普通学，辅以佛学内容，是寺院办的社会教育，为了在社会上提高影响力^②，杨文会还邀请曼殊等名家大师来做讲师。虽然祇洹精舍只存在了两年便夭折，但是其后来对佛教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当深远，培养出了太虚、欧阳渐、桂伯华等后来在佛教界贡献颇多的佛教人才，为佛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对于杨文会的佛教教育思想，继承发扬的两个代表人物就是太虚和欧阳渐。

2.2.2 太虚与新式佛学院

太虚认为创办新式佛学院，提高僧尼的素质是当时佛教发展的大事，他的一生也是在为此努力。1922年武昌佛学院由太虚筹办，按照太虚的设想，武昌佛学院第一期类似于普通高等师范学院，培养僧师范人才，每天五至六小时的学习时间和三至四小时的自习时间，早晚都需诵经一小时，三年毕业。毕业后僧人和在家居士各司其职，前者从事僧伽教育行业，后者组织正信会，在社会上宣传发扬佛教，但是第一期的主旋律还是在于培养能够在僧教育方面出色的僧才。祇洹精舍打破传统僧教育，不局限于一种宗派、僧俗兼收、中西结合、知解与修行并重的佛教教育理念被武昌佛学院完美的继承，并且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发展范围，更加适应当时佛教的时代发展需求^③。可以说，武昌佛学院是对祇洹精舍的“升级版”。后来太虚又分别担任了闽南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的院长，在佛教教育的发展之路上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为佛教在社会上的发展贡献颇多。

2.2.3 欧阳渐与支那内学院

欧阳渐则是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杨文会思想之继承者。1922年，欧阳渐在

^① 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第十五卷，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②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81页。

^③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85-87页。

南京成立了支那内学院，与太虚不同，太虚主要培养的是能够管理佛教事务的僧才，而欧阳渐设立的支那内学院主要是培养在佛学方面有见地的居士。支那内学院的院训是“师、悲、教、戒”，班级分为中学、大学、研究、游学四级，大学又分为补习班、预科、特科、本科，且内部学制灵活，学僧毕业后相当于拥有国立中学、大学学历，中学部和大学部研究部的课程都是既注重佛学研究，又有相当一部分比重在文化常识上，甚至比一些普通学校的水准还要高^①。支那内学院也以革新的教育方法如演讲、讨论等培养了汤用彤、梁启超等一代有影响力的人物。

2.2.4 虚云与曹溪南华戒律学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虚云法师。晚清禅宗衰败，虚云法师以一己之力振兴禅宗五大法脉^②。虚云法师1904年在鸡足山成立滇西宏誓佛教学堂，又在1913年提升为滇西宏誓佛学院，1931年创立了鼓山佛学院，1943年创立了曹溪南华戒律学院。他不但有着延续丛林传统的责任感，又能够紧跟时代的潮流，创办佛学院培养学生。虚云法师和太虚、欧阳渐等不同，1840年出生的他19岁便皈依佛门，从小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却仍能够吸收接纳西方的教育方式，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表现。杨文会虽然生于1837年，与虚云年岁相仿，但是他从小就不喜科举，而且也没有出家，这与虚云法师的人生经历是截然不同的。虚云法师有着“生活即教育，社会（丛林）即学校，教学与实践的统一^③”的教育理念，有着先进的教育思想，后来也培养出了一诚等对佛教有很多贡献的人才。

2.3 佛学院教育为主阶段

1956年中国佛学院成立至1992年赵朴初老先生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上提出的“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为止，这个阶段是佛学院教育为主的阶段。1956年中国佛学院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佛教教育开启了一个新篇章。它代表着佛学院教育将会成为佛教教育的主流，这个阶段佛学院的“学”是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的。

^①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99-100页。

^② 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第十五卷，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③ 道坚：《虚云大师教育理念》，《法音》2009年第6期，第12页。

中国佛学院是中国佛教界的最高学府，创办之初，就由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喜饶嘉措担任院长，赵朴初老先生为副院长，又有吕澂、正果、巨赞等佛学大家担任教师，具有强大的师资力量，并且学僧的素质整齐，加上制度相对完善，管理到位，有八宗并弘、兼具三大语系的学习体系，培养了很多佛教人才^①。1956年成立学制四年的本科部，1961年成立学制三年的研究部，研究部还有教理和教史两个研究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佛教知识分子”是涉及到佛学院办学宗旨的重要概念，佛教教育的知识性和专业性能够在“佛教知识分子”中体现出来，但对于佛教的宗教性和神圣性却是无法体现的，因为当时佛教还是年老的佛教高级知识分子较多，中青年佛教人才短缺，在这种形势下，只能优先由老学者、专家筹备佛教教育事业，配置中青年助手来作为衔接^②。也因此可以看出，这个时期是以佛学院的“学”为主的。主要在于佛学知识的提高和领悟，而对于“修”难免有所忽略。最开始的中国佛学院是“以学为主，学修并重”，但实际上学院的实际运行还是学为主旋律，因此一些学僧戒律松散、信仰淡化，甚至有毕业还俗等行为^③，这种行为只会浪费师资力量和教育资源，在佛教教育中并不可取，但毕竟是在当时的时代情况下做出的无奈之举，老一辈的修养自是不用说，因此侧重“学”的研究就显得理所当然了。1966年开始的十几年使佛教再一次受创，佛学院停办，直至1980年恢复办学，各项事务恢复以往的生机仍需时间来筹备。1980复办开始，很多佛学院的专家大师年事已高或已不在人世^④，这个时候，年轻的学僧就应该成为佛教界新一任的顶梁柱。也因此，使年轻僧人的各方面能力提高势在必行，随着时间流逝，加上佛教有识之士的推动下，佛教教育慢慢的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佛学院为主的阶段虽然在特殊时期有所停滞，但依然打响了现当代佛教教育的第一枪，为以后佛教教育事业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2.4 佛学院教育为主 丛林教育并重阶段

在佛教中国化的视域下，丛林与学院并行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佛教教育体系。

^①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页。

^② 圣凯：《中国佛学院的教育观念世界(1956—1966)：以中国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为背景》，《佛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302-304页。

^③ 赵朴初：《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法音》1992年第3期，第5页。

^④ 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107-108页。

自1992年赵朴初老先生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座谈会上提出的“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至今，我国的佛教教育处于佛学院教育为主，丛林教育并重的阶段。与上个佛学院教育为主的阶段不同，现在的教育阶段比上个阶段而言更加强调了丛林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注重僧伽的修行。

1992年，赵朴初老先生讲话中是如此说的：

我们提出“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要把学与修有机地结合起来，要求通过教学和管理，使学员达到佛教学识和佛教信仰、修持同步增长。在教学要把传授佛学知识同坚定佛教的信仰、增强为佛教事业献身的精神结合起来，把传法与育僧结合起来。学僧修持、持戒的表现应予评分，做为能否升级、毕业的重要依据。同时要按照丛林僧人的要求对学僧进行管理，要坚持上殿、过堂、修禅、念佛，严格僧仪、僧纪。^①

这个提议，由赵朴初老先生倡导而起，得到了佛教界的广泛认可。佛教众人已经意识到培养青年学僧“学修一体化，丛林学院化，学院丛林化”的重要性。光“学”是不够的，注重修行的丛林教育也是必不可少。尤其在佛学院中，学院丛林化，是使学僧住在一个戒律森严，注重修持，坚定信仰的丛林环境中。丛林学院化，是使丛林能变成学僧勤于思考、钻研佛学、学习氛围浓厚的学院^②。虽然现在依旧认为学修并重，但其实在佛学院的实际操作中，“学”还是占的比重更大，不过对“修”的重视还是比之前加深了的。因为就算学再多学识，偏离了信仰，便是本末倒置。以往的学僧可能学识水平够了，但是佛心不稳，信仰不坚。但是学修一体化的形式可以大大改善这个情况，能够培养出佛教中流砥柱的人才，不少中国佛学院的毕业学僧已经成为佛教界各处的骨干人才。佛教学校里的丛林教育分量有所加重，但其实传统的寺庙丛林教育还是处于弱势地位。因为佛学院毕业的学僧可以拿到文凭，发展相对来说前景更广大。总的来说，丛林教育依然地位有所提升。

近年来，佛教教育的确有了很大的发展，政府部门也着重培养一些佛教的人才。赵朴初老先生过世后，一诚法师作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接下了发展佛教教育的重任。一诚法师继承并发扬了赵朴初老先生的教育观念，并且在作为中国佛学院院长期间，不停呼吁“学修一体化”的重要性，直到今天一诚法师之后的佛教协会会长们依然延续着前辈们的经验，高举学修一体化的旗帜。

^① 赵朴初：《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法音》1992年第3期，第5页。

^② 张雪松：《近现代中国佛教教育史研究刍议》，《法音》2018年第12期，第36页。

一诚法师还复办了江西佛学院，使云居山真如禅寺成为丛林样板。

可是即使现在佛学院举办的如火如荼，“学修一体化”的方针一直未改变，丛林教育得到重视，但大多数佛学院还是不能真正的按照方针和任务采取所适配的标准。由于近年来政府的关注和支持，佛学院的办学形式虽然也有一些良好的变化，但修学方法仍然存在问题。中国佛教协会倡导的“学僧生活管理丛林化，丛林学院化”虽然一直在进行中，但是学和修如何妥善的结合仍是很多佛学院尚未解决的问题。未来不短的时间内，佛学院教育为主，丛林教育并重的形式依然会延续下去。

第3章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渊源

3.1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经历

任何思想的形成都会被自身的经历以及受到的教育所影响。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也是如此。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和自身从小到大的经历以及在各个师傅身边耳濡目染是分不开的。

一诚法师 1926 年出生在湖南一个贫困的小村庄，小的时候就喜欢吃素而不爱吃肉。因为家里很穷，所以小小年纪甚至还不到十岁就开始学石工手艺。但是过了几年之后，一诚法师经常和家里人去家附近的乌山寺拜佛上香，一诚法师与佛教的缘分便从此开始，没多久，一诚法师便正式皈依三宝。一诚法师虽然家境贫困，但是通过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从小家里的亲戚就经常去寺庙上香，所以不难推断出一诚法师自幼便受佛法的熏陶。

时间到了 1948 年，乌山寺的大殿中一诚法师正在诚心拜佛，他看到佛像前的蜡烛缓缓燃烧，烛泪顺流而下，内心不由得涌起一种欢喜之情，在这种情景下不由得诵道：“今来无三字，皈依故佛前，……乌山寺姻渺，灯光用大千。”所有在大殿里的人听到之后都觉得一诚法师颇具善根，夙愿早具，当时一诚法师的一位师伯也发出一诚法师参禅能成大器的感叹。由此可见一诚法师从小便对佛法有着独到的理解，在参禅悟佛一道上是极有天赋的。

1949 年 6 月 8 日，一诚法师在湖南洗心寺礼明心为师，剃度出家，承临济宗派，被赐予法号一诚，跟随当时的师傅明心参悟佛法，守戒学律，并且在参禅学习时对《金刚经》感悟颇深。从现在看来，不难看出《金刚经》对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金刚经告诉人们要降伏妄心，去除执念，清净本心。一诚法师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指释迦牟尼佛以身作则打扫地上的污垢，他的弟子们看到了都跟随释迦牟尼佛一起打扫，他教育弟子们扫地可以使自己和他人的心都更加的清净，并且能够培养品德，热爱劳动而且方便他人和自己。一诚法师通过这样一个故事教育人们学佛在静心，成佛在净心^①。心净则佛土净，佛教的一切修行方法主要是使人清净自心。《金刚经》在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中有着深层次的影响。

^① 一诚：《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 年版，第 6 页。

1956年，对于一诚法师也许是很不同的一年。这一年，虚云法师在江西省云居山卓锡，一诚法师慕名而去，参礼虚云法师。而同样也是这一年之穷阴，一诚法师在广东省南华寺受具足戒，而亲任得戒和尚的正是虚云法师。之后回到云居山，遵守戒律，刻苦修行，每日遵守丛林清规，虚云法师称赞有加。并且一诚法师一直恪守本心，不为外物所扰，又深刻爱戴自己的师傅虚云法师，因此一诚法师常伴虚云法师身侧，刻苦学习一切知识，千锤百炼，耳濡目染，认真研读佛典。在一诚法师的弟子纯一的回忆中“一诚法师的成长过程中的一点一滴，全靠虚云老和尚悉心关照与栽培；可以说，这种“依止”是全然的、未有丝毫怠懈的依止。一诚法师正是在这种切实而紧密的行为中学佛悟道，并在虚云老和尚的不断呵护下成为佛教界参天大树的。”而一诚法师也经常回忆在虚云法师身边的点点滴滴。一诚法师在重建修复云居山真如禅寺的过程中吃苦耐劳，认真负责，虚云法师和性福大和尚都对一诚法师称赞有加。除此之外，一诚法师还加入整理虚云法师的书信、诗词文稿的队伍中，直至1959年已经整理出五大本虚云法师的文稿。从1956年到1959年虚云法师圆寂，一诚法师都跟在虚云法师的身边学习，可以说虚云法师对一诚法师思想的影响是极大的。虚云法师艰苦朴素、正言正行、淡泊名利、爱国爱教，一诚法师在以后当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之后都在努力继承和发扬虚云法师的精神，把培养佛教人才和爱国爱教紧密结合，培养有较高佛学素养的佛教僧才，并且农禅并重，学修并进，以戒为师，都是在传承虚云法师精神的基础上发扬光大。

1966年到1976年对于一诚法师乃至整个佛教界来说都是一段昏暗的岁月。这个时候虚云法师已经圆寂，佛教界也可以算是群龙无首。一诚法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调入云居山垦殖场当农工，被赶出了寺里。在这期间一诚法师砍过竹子、放过牛、去公路的工地上劳作。但即使是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一诚法师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佛法的追求，在难得的休息时间里也不改初衷，默默诵经礼佛。但是这种折磨人的经历对一诚法师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并不全然都是坏事，由于一诚法师本身便是一个有信仰、有毅力、有耐心的人，他把这种艰苦的生活当作是一种修行方式，在劳作中锻炼佛心，实际上，后来一诚法师坚持农禅并重、“三余之功”、“以戒为师”还有无时无刻不保持着一种平常心与这段经历是分不开的。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与他的禅学思想也是分不开的，所以一诚法师这段经历也影响了他后来关于佛教教育具体方针政策的制定。

1978年，一诚法师回到了云居山旧址，并且在1979年回到真如禅寺，在被推举为真如禅寺寺务管理委员会委员后，获得了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的认可，修复虚云舍利塔。从1985年开始，一诚法师成为真如禅寺的方丈，他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戒律的规章制度，逐渐唤醒虚云法师现在时期所形成的道风。并且在此之后，一诚法师更进一步登上当代中国佛教的舞台，在为中国佛教事业的发展中发光发热，到处奔走为佛教发展做贡献，直至2002年9月成为中国佛教协会新一任的会长。他在这一过程中还受到了上一任佛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的熏陶，继承赵朴初老先生“人间佛教”的宏愿，并且认为：“以教育培养人才，通过院校教育、寺院教育、居士教育培养合格佛教人才，是佛教兴衰存亡的关键；以修学净化人心，如法如律地勤修戒定慧三学的，是佛弟子觉悟人生、净化人心的重要内容。^①”

括而言之，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的形成既是因为一诚法师自身颇具慧根、悟性极高，同时又因为有虚云、赵朴初、性福等诸多佛教有识之士在身边耳濡目染，同时经历了许多特殊的岁月，才能成就如今的一诚法师，以及他与时俱进、独树一帜的佛教教育思想。

3.2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师承

虚云法师是近现代佛教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一诚法师便是虚云法师的亲传弟子。虚云法师的很多弟子都是现在佛教界的出色人才，除了一诚法师，还有传印法师、本焕法师、净慧法师等。他的弟子不但有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省佛教协会会长、以及各个著名寺庙的方丈，甚至还有弟子奔赴远洋弘扬佛法。虚云法师是很看重僧团的，他曾经说过战国时期使六国灭亡的不是秦国，而是六国本身。灭秦国的是秦王自己，而不是天下人。而使佛法消亡的，不是其他任何宗教，而是僧尼自己。^②这个时候虚云法师已经很明显地告诉世人想要让佛法能长足发展，必须要使僧人的佛学素养和素质提高上来，不能忽视，不然以后佛教必将面临重大的危机。虚云法师认为清朝末年时期佛教凋零的原因就是弘法人才短缺。虚云法师认为僧团是佛教的核心，佛教想要兴盛，第一要义即为培养人才，要塑造出具有高水平佛学修养、高素质的僧才队伍。僧人的素质

^① 一诚：《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法音》2002年第10期，第33页。

^② 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第7分册，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83页。

对于佛教教育乃至佛教的发展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人才无论是对于佛教教育还是以后的发展都是必不可少的。

虚云法师对佛教教育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一方面他会慎重付传法卷^①，通过传法物色人才，秘密传授，不是传给所有人，而是传给他相中的有缘弟子，既是因为他对佛法的慎重，也是因为他处在特殊时期的特殊做法。而虚云法师慧眼识珠，经他传授的弟子后来都在佛教届或多或少有所作为，比如一诚、净慧等。另一方面他又积极创立佛学院，“圣人设教，总以济世利民”是虚云法师的教育目标^②，他希望可以广泛培养优秀僧才，在社会上匡扶百姓，利益众生，只有佛教界人才备出，佛教事业才会更加兴旺，而不是陷入深刻的危机中。

1904年他在鸡足山成立滇西宏誓佛教学堂，又在1913年提升为滇西宏誓佛学院，以培养当时云南僧人的素质。并且这个学院为现代佛教教育积累了许多经验，为后来佛学院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③。后来虚云法师又去鼓山、云居山等地发光发热，既创办佛学社，又创办佛教学校，无论遇到任何艰难险阻，虚云法师从未停止过他对僧才培养的脚步。也因此，虚云法师门下的弟子数不胜数，且出类拔萃者不知凡几，在当今佛教届也是举足轻重。1931年创立了鼓山佛学院，运用了现代的教育方式，不但开设有关佛教的传统课程，还开设算学等现代课程。虚云法师佛教思想是立足传统，适应现代的^④，所以虚云法师佛教教育思想也是既保持着丛林禅风，又能够与时俱进。

虚云法师对于“戒”是十分重视的，1943年的时候创立了办曹溪南华戒律学院，虚云法师为振兴曹溪南华寺即使历经波折，但从未放弃。他曾经在《重兴曹溪南华寺记》中写道：

昔我佛入灭，垂诫后人以戒为师，严规行也。今虽末法，僧伽堕落，粤中尤甚。顾念南华为宇内祖庭，岂容污合。今兹冷灰再烟，非宏法不能重兴、非守戒不能宏法。云乃遵百丈清规，严肃纲纪。一粥一饭，持午因时。一步一趋，悉守仪范，为真佛子，乃可保丛林于久远也。^⑤

虚云法师耳提面命弟子们“以戒为师”，遵守“百丈清规”，也因此一诚法师很看重戒律，并且进一步继承发扬“以戒为师”的思想。虚云法师自身的行

^① 欧阳镇：《虚云和尚中兴临济宗的贡献》，《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第97页。

^② 道坚：《虚云大师的教育理念》，《法音》2009年第6期，第8页。

^③ 欧阳镇：《虚云和尚中兴临济宗的贡献》，《地方文化研究》2016年第2期，第103页。

^④ 伍先林：《虚云与太虚佛教思想风格之比较》，《佛学研究》2016年，第317-328页。

^⑤ 岑学吕：《虚云法师年谱》，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页。

为如春雨般滋润教育他人。一诚法师跟随虚云法师学法悟道数十年，他对虚云法师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虚云法师几十年的守候教导，对一诚法师佛教教育理念的形成产生了莫大影响。一诚法师曾回忆虚云法师一心恢复云居山真如禅寺，鼓励僧众取得自悟，并且对弟子的要求十分严格，常常使用棒喝教育僧众，但未来得及在云居山成立正式的佛学院便溘然长逝。而一诚法师继承了虚云法师的精神，在2000年时，终于复办了江西佛学院。

虚云法师培养僧才多角度、多层次、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及方式深深地影响着一诚法师，虚云法师是学修结合的先行者，为后来“学僧生活管理丛林化，丛林学院化”开辟了一条道路，虚云法师作为近现代禅门泰斗，在坚持自己禅修方法的同时，也包容其他宗派的禅悟之法^①，这种包罗万象的理念也影响了一诚法师。何况一诚法师在虚云法师身边耳濡目染，对于虚云法师的教育理念，一诚法师既是继承者，又是发扬者，更是升华者。

3.3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佛经渊源

一诚法师一生研究过的经文数量颇多，数量不胜枚举，而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的精髓正是源于这些佛经。并且一诚法师紧跟时代，佛教教育思想中还包含了党和国家的指示，由于数量繁多，仅在这里列举几个较为经典的佛经。

3.3.1 《金刚经》

《金刚经》里面包含了很多佛教义理，内容深奥，耐人寻味，因此，在这里仅列举几个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中较为突出的部分。

第一便是“取舍”观念。《金刚经》里讲到：

若取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何以故？若取非法相，即著我、人、众生、寿者，是故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以是义故，如来常说：‘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②

佛陀讲，法就如同渡河时乘坐的木筏，它是渡人的工具，而不是结果。度过了河便不能执着于“法”，执着了便是痴人。“法”尚且可以舍弃，更何况是“非法”。“法尚应舍，何况非法”里面包含着的道理告诫人们要懂得及时的

^① 高令印：《中国禅宗通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年版，第476页。

^② 【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大正藏》第8册，第749页中。

取舍。这种取舍，不是在以利己的心态下权衡利弊所做的判断，而是在淡泊名利，舍掉小我，看淡所谓世间“法”的基础上而做的“舍”。这样的一种“舍”，是舍弃一切妄想，舍掉内心复杂的欲望以及自私的情节，舍掉盲目费心追求的“法”，如果“舍”掉私欲的取舍，就是一种较高的境界了^①。通俗来讲的话，就是舍弃自身在乎的蝇头小利，而去取大义，有种舍生取义的意思在其中。自己的能力要用在正途上，而不是去汲汲营营谋取他人的私利，做出损人利己之事。人要舍弃掉贪玩享乐的欲望，而取努力上进之心。一味的贪图享乐是不可取的，人总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思进取，只顾眼前的欢愉，终究是本末倒置了。要舍弃无谓的烦恼，而取欢喜平和之心。生老病死皆为人生常态，怎样去面对它，决定了我们的心境如何。舍弃所谓的“敌人”而取化敌为友的朋友，有智慧的人总是能舍弃贪嗔痴怨，把敌人转化为朋友，这种舍得能获得的其实更多。一诚法师把这种“取舍”的思想融合到了自己的佛教教育思想之中，他要求佛教界的僧人能够做到爱国爱教，勤思笃学，舍掉小我，为人类的发展积极做贡献，都体现了这种“舍”。

第二，《金刚经》中又讲降伏妄心。把贪嗔痴之心降伏，破相去执，破除一切虚妄之相，真心发心学佛之人，需要净心。一切世相本由心造，如果内心过于浮躁，过于执着，太过于关注自我，就容易偏执成妄，无法真正领悟佛法的真谛。每个人都要修心，用浮躁的心态去看待世界，就仿佛把自己关在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盒子里，妄心无法出去，清净也无法进入。用清净的心态去看待世界，就会看到世间的诸般美好。修心，不只为守护自己内心的清净而修行发心，更是要为众生而发心，以维护世间诸般人的清净心。想要减轻内心的焦虑，去除压力，势必要降伏妄念，贪嗔痴之心危害良多。贪财易害命，贪色易不轨，贪名易攀附，贪吃易伤身。嗔心易刻薄，痴心易偏执。世间之人总是有诸多烦恼，实则皆因心不净所致。“贪嗔痴”为人生三毒，世人皆因此业障缠身。各种不好的心态、危害他人及自身的做法，都是三毒引起的。如果沉迷在三毒中无法自拔，是没有办法体会佛法的真谛、人生的欢喜的。能保持一颗清净心，前路才能变得平坦。

第三，《金刚经》中众生平等的理念也对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产生了影响。“所有一切众生之类”“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②”，无论是何等生灵，都

^① 一诚：《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9页。

^② 【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大正藏》第8册，第749页上。

希望他们能够去除妄心，离苦得乐，解脱轮回，达到究极涅槃。在菩萨眼中，一切众生都是平等的，无相之分。这种慈悲平等的理念，在今天仍有许多教育意义。

一诚法师要求僧人都做到独身、素食、僧装，不但是对汉传佛教传统的继承，更是教育僧人们懂得取舍、降伏妄心的一种做法。一个内心清净的人，是不会执着于吃穿的，一个真心向佛的人，更是会去遵守戒律，持规守戒。掬水月在手，当你手捧一团清水，月亮就会出现在你的掌心。保持内心的清净，自然远离诸般烦恼。一诚法师的教育思想受《金刚经》影响颇深。

3.3.2 《楞严经》

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①

戒就是戒止，意思可以理解为不说一些话，不干一些事，也不去动什么念头。假如说，世人不曾说这句话，做这件事，萌生这样的念头，特别是不好的、恶的语言、事情以及想法，那么苦果恶果自然不会被自己尝到，也能轻易地做到不为外物所动，这些幻像虚像也不能轻易的把自己困住、围绕、牵引。这样就形成了定力，就有了定功。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虚像假象而增加我们的妄念，不会对它们产生迷途的执着，那么在通往彼岸的过程中它们自然也就无法变成我们的阻碍。因此，我们就可以做到更清楚通透地看清事物的本质，孰黑孰白清晰明了。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些，就拥有了智慧。持戒而得定，因定而开慧，是至理之说。戒、定、慧是佛法的总纲，戒生定，定发慧，慧护戒，彼此紧密相连。

《楞严经》对一诚法师教育思想影响也是很大的。其中“摄心为戒”，是一诚法师认为的持戒之要。以心作为出发点，使自己的三业规范，无需用律他的方式。教育僧徒之时，用“戒和同修”来规定。传戒受戒都是佛教绵延的重要条件，一诚法师提倡“以戒为师，严净毗尼，”并且在佛学院成立五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再一次强调佛学院应以“戒、定、慧”为纲领。据一诚法师弟子纯闻回忆，一诚法师在1988年传法时就曾说过：“戒为无上菩提本，长养一切诸善根，因此我们修行人一定要持戒。因戒才能生定，因定才能发慧，戒定慧三学缺一不可。”

^① [唐] 般刺密帝译：《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第6卷），《大正藏》，第19册，第131页下。

《楞严经》作为“佛教修行宝典”，无时无刻不影响着一诚法师的教育思想。

3.3.3 《楞伽经》

《楞伽经》里面讲到，“凡愚妄想，如蚕作茧。以妄想丝，自缠缠他。^①”世间人总是容易把妄想化作丝，蒙蔽住自己的心灵。就像作茧自缚的蚕，用这一把妄想之丝，在妄想中执着，缠住清明的灵台。心中有妄念之时，就会吐烦恼丝。妄念斩不断，烦恼丝就源源不断，蚕茧就会越来越厚，难以挣脱，要发掘自己的佛性，保持一颗平常心，保持心净。

禅宗讲究不立文字，但并不是废除文字。《楞伽经》中开悟的菩萨依然会采用文字的方法来教育僧众，开悟众生，文字依然是使芸芸众生领悟佛法真谛的必修之路。虽然禅宗不立文字，但却留下了很多珍贵的典籍，就是这个道理。佛陀在佛经中也阐述了文字在佛法推广是必不可少的存在，但语言无法完全体现在修证实践中。语言文字虽然只是表面化的，但要放弃语言是绝对不可能的。语言是佛法传递的方便法门，要使用语言，但却不能拘泥于语言。法离文字故，不要过分执着。在教化众生时，可因材施教，度势而为。

一诚法师一生留下文字颇多，用语言文字来教育僧伽如何学好佛，又善用公案，禅要开示，教导人们要守住内心的清净，在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期间不断讲话呼吁对佛教教育的重视。一诚法师善用语言，却又不止于语言，每日以身作则教育僧众，可以说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都融合了《楞伽经》的道理在其中。

3.3.4 《长阿含经》

《长阿含经》里讲“一食知知足，二修业勿怠，三当先储积^②”，这是佛教里的理财之法，告诉我们要勤劳节俭，懂得储蓄。教育是多方面的，不仅是在思想上，还包括了日常生活。即使是佛教禅门这样的地方，也需要有人来管理钱财，经营寺庙，更何况是佛学院。如何培养出能够管理好寺庙的人才也是一件很紧要的事。“食知知足，修业勿怠”就为佛教教育的场所如何正常顺利的运行提供了方法。节俭才是惜福的体现，而浪费会使福气流走。现在社会上很多

^① 【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三，《大正藏》第16册，第501页下。

^② 【后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卷十一，《大正藏》第1册，第72页上。

年轻人都没有经历过食不果腹的日子，每天不愁吃穿，肆意挥霍，经常浪费。这种风气是非常不好的。食知止足，不该过度苛刻，要懂得感恩当下优良的生存环境。修业勿怠，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勤劳，无论是学习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都不能轻易懈怠。

一诚法师对“食知止足，修业勿怠”的感触是很深的。他曾经回忆虚云法师在云居山刚开垦的时候，粮食收成很低，好在红薯产量很多，虚云法师因此常常吃红薯。有一次一僧徒吃红薯时，由于红薯皮冻伤便把红薯皮剥了下来，虚云法师却把红薯捡起来吃掉了。虚云法师说：“吃苦就是了苦，享福就是消福。^①”一诚法师后来要求佛学院的学僧学修一体化，学习佛法的时候不能忘记修行，作为一个和尚，行走坐卧、吃喝睡觉都是修行，一诚法师的教育思想与《长阿含经》里的道理都是分不开的。

^① 一诚：《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5-276页。

第4章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内容

4.1 强调“独身、素食、僧装”

做人难，做好人更难，做一个合格的僧才更是难上加难。合格的僧才简单地讲就是独身、素食、僧装。独身，一个人；素食，不食荤腥；僧装，出家衣袍。做到了一生够用，做不好就完了。^①

一诚法师曾经在《无杂相》中开示，一个合格的僧才，需要做到的就是：“独身、素食、僧装”。“独身、素食、僧装”是汉传佛教的基本特色，也是赵朴初老先生在世时对僧人的要求。1993年，中国佛教协会发布的《全国汉传佛教寺院管理办法》便对这三点反复强调，这不但是对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更是使道风端正、清明肃教的必要要求。一诚法师也再三强调做到这三点的重要性，他告诉弟子们要“提醒自己是一个比丘，是一个和尚”，要时刻记得“以戒为师”。一诚法师总是强调这些点，就是因为现在佛教内部依然有一些不良风气，想要教育出合格的僧才，就是要让僧人先把最基本的做好。越是基本的要求，就越容易被忽略。一诚法师说“做到了一生够用，做不好就完了”更是富有禅要开示的一句话。看似最简单最基础的一句话，实际上却是最需要毅力和信念去坚持的。

1. “独身”，便是一个人，表意是指只身一人或不打算结婚的人，但更深层次地却是要断亲舍情、身心离尘，斩断世俗的羁绊，用慈悲虔诚的心来承担起弘扬佛法、教化众生的使命，只有“独身”，才能真正做到不惹尘埃，离苦得乐，寻求真正的解脱。独身的表意做起来很容易，但真正领会独身的意义，并能释然出尘地做到却是一门一生的学问。想必这也是一诚法师强调“做好了一生够用”的意义所在。如果有太多世俗的牵绊，是无法静心礼佛、参研佛道的。虽无法做到不染一物，不惹尘埃，但是作为一个僧团内部来说，基本的“独身”却是必要途径。不但浅层次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更深层次来讲才是真正的向佛之道。

2. “素食”的要求是从梁武帝开始的，表意来看只是不许吃荤腥，但是即使有人已经出家，内心却还是渴望喝酒吃肉，甚至付出实际行动偷偷犯戒。这

^① 一诚：《无杂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94页。

就是因为这些僧人并没有理解“素食”的深刻内涵。在佛教看来，万物有灵，众生平等。就如《金刚经》里所讲“所有一切众生之类”“皆令入无余涅槃而灭度之”^①。“素食”是代表了学佛之人的慈悲之心和怜悯之心，食荤啖肉就和“五戒”相违背。当然，最深层的还是既然选择成为一名僧人，就要努力学习佛法，修身修己，用虔诚的心态来对待这些最基本却又值得深刻领会的要求。如果僧尼做不到不食荤腥，而是一味放纵心中的欲望，这不仅与戒律背道而驰，更是对佛法的无视和不尊重。作为僧人，不但要守戒持规，更要懂得“以戒为师”，虚云法师有云“佛教世人持净戒，戒净庄严清净身，了知舍那心地印，生佛无殊一体真。”^②食素守戒，能够防止心中的“恶”，少了诸多是非，更是转凡成圣的基本需要。

3. “僧装”，一诚法师的机锋为“出家衣袍”。出家衣袍代表的并不单单只是一件衣服，他既代表着作为一名僧人，要每时每刻铭记记得自己“是一名和尚”，僧装在身，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僧装代表的是佛法的功德，它是续法传灯的见证与媒介。虚云法师曾拼命为佛教争回这“一领大衣”。

综上，一诚法师说“做一个合格的僧才难上加难。”因为表象容易达成，其中的内涵却是需要人努力参禅悟道，做到心思澄净，有一颗真正向佛之心。一诚法师曾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会议上发表讲话：

必须再一次强调，汉传佛教僧人要坚持独身、素食、僧装，具足威仪。

对于僧不像僧、放逸混世、违犯戒律、败坏道风的，应视不同情况，给予收回戒牒、迁单离寺、摒出僧团、撤销僧籍等处分，绝不姑息。^③

可见一诚法师在僧伽教育上对“独身、素食、僧装”是抓的很严的。虽然一诚法师希望每一个僧人都能尽力体会“独身、素食、僧装”的深层内涵，但是基于佛教现状，却只能管理僧人们最表象的部分。若一但最浅层的外在要求都做不到，惩罚就会很严重。一诚法师一生基本都在佛门度过，对佛教内部情况了如指掌，部分寺庙内部人事财务混乱，管理更是形同虚设，少数僧侣任意开支，不守戒律，丝毫没有有一个做僧人的觉悟。也许正是一诚法师在看到了太多这种乱态，所以更要强调这三点之重要性。要教育僧伽，首先就要从最根本的地方抓起。一诚法师在世期间，不但呼吁要求别人，自己更是以身作则，为

^① 【后秦】鸠摩罗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卷一，《大正藏》第8册，第749页上。

^② 一诚：《无杂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③ 一诚：《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会议上的讲话》，《法音》2007年第5期，第4页。

弟子学生做表率，由始至终贯彻这三点，为佛教内部肃清了一方天地。一诚法师恪守“独身、素食、僧装”的教育思想既是对传统汉传佛教的继承，又是对当今时代佛教僧才的期许。

4.2 丛林与学院并行 学修一体化

一诚法师始终认为培养合格的佛教僧才是关乎佛教未来兴衰的大事。人才建设是整个佛教事业的核心工程。一诚法师早期就指出佛教人才教育的不良状况，那就是佛教没有中流砥柱的人才。一诚法师在继承虚云法师遗风，发扬赵朴初老先生的精神的基础上，采取了不同的教育模式，真正把各个教育模式发扬光大，都办的如火如荼，为佛教源源不断地输送人才。而在佛教中国化的视角下，丛林与学院并行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佛教教育体系。

4.2.1 更新丛林教育理念

一诚法师是十分重视丛林教育的，且一诚法师所提倡的丛林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已经添加了新的内涵。继自百丈怀海禅师以来的农禅并重传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迄今为止已经有一千多年。这种绵延了一千多年的佛教僧团的组织方式，影响十分深远，尽管清末之时丛林教育没有完整契合时代的发展，但是在21世纪的今天，在一诚法师革新的理念下，丛林教育又成为佛教界无法忽视的重点。当今僧尼的文化素质照比上个世纪来说，已经大大提高，因此复兴丛林保任清规势在必行。守住丛林清规，有助于道风建设，提高僧团的纪律性和专业性。它显示了佛教趣向解脱彼岸、心得通达的无上关怀。“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就是为了使僧人可以更方便的学习佛法义理，努力修养自身的身心，让丛林能够成为佛理实践的平台。

首先，一诚法师坚持发扬丛林教育，是因为丛林制度是佛陀制戒精神的表现之一。“以戒为师”，是一诚法师在虚云法师身边时便受到的禅风影响。与上个世纪之前的丛林教育不同，如今一诚法师推崇的丛林教育，是对僧人的更高要求以及对以往良好传统的继承，在如今佛学院发展良好的态势下，复兴丛林加固信仰是顺应时代发展的。虚云法师就曾经不断提醒弟子，如果修习佛法不严持戒律，即使参禅打坐、念经说法，也学不到佛法的精髓，终为外道。即使

再有智慧最后也成“魔事”。如果僧尼一直都能严守戒律，上个世纪佛法也不至于衰败至当时那种地步。一诚法师也同样再三强调，戒律是佛法的根本，修学佛法的人必须严持戒律清规，清净毗尼，戒是无上菩提本。“以戒为师”，就如同赶路途中带了干粮。一诚法师还编著了《禅七仪规》这本书，以为克期取证，振兴禅门。

其次，丛林制度也是农禅并重这种禅宗门风的具体体现。一诚法师认为，农禅并重是百丈清规的核心理念。云居山的真如禅寺就是一诚法师倾尽心血实行丛林制度的地方，也同样的，真如禅寺成为了丛林制度的样板。一诚法师的农禅并重的观念既继承了以往先人的心血，又有着自己的创新和思考。他曾在江西靖安宝峰寺马祖及其洪州禅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当年百丈怀海禅师倡导并身体力行的“农禅并重”实践对我们的示范作用，更是激励我们进一步认真学习动力。在此之中，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当年祖师生活的时代不同了，但正如虚云老尚生前所教导的，我们所处的时代变了“佛弟子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到时可以全变的。惟三学思想，即戒定慧等理论不能改动。”所以，我们继续认真实践“百丈清规”，开展“农禅并重”，是新世纪对中国佛教的新要求，也是中国佛教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基础和保证。”他认为，这种观念对于现在这个时代，既是变化的，又是不变的。不变的是农禅并重里面“戒定慧”等这种内在的根本精神，变的是外在的一些具体做法，如生活方式、衣食住行等。一诚法师对丛林教育从未停止思考和完善，这体现了一诚法师作为一个农禅长老的自觉。

丛林制度的诞生在战乱的时代解救了佛教禅宗教众，为他们找到了一条生存之路。在那个年代，丛林制度就是一种巨大的创新。如今一千多年过去，丛林制度这个传统的僧伽组织形式在在曲折中前进，里面的修证理念历久弥新。一诚法师是丛林教育的推动者，他能够继承并创新具有中国特色的丛林教育。但一诚法师并不仅仅只注重传统丛林教育，现代的学院式教育与学院中的丛林模式也是一诚法师极力推进的。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相互融合，并肩齐行。

4.2.2 强化佛学院教育理念

“随着国家教育事业的发展，佛教教育应逐步开办函授教育、电化教学、

网络教学以及同社会大学相结合的代培教育。^①”一诚法师如是说道。二十世纪初的佛学院如武昌佛学院、支那内学院等，虽然因为时代因素一波三折，但是依然培养出很多弘法利生、素质较高的僧才，并且为现在佛学院的创办打下了基础，提供了经验。如果从1956年中国佛学院第一次成立来计算，到今天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中国佛学院为中国佛教续法育才，增添勃勃生机，肩负着维持佛教生存，促进佛教发展的重任。一诚法师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期间，对佛学院更是非常重视，很多次在中国佛学院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并且一手复办了江西佛学院，促进江西佛教发展。一诚法师一直在贯彻和强调“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学修一体化”的办学方针，倡导“以戒为本，定慧等持，三学圆明，体用自如”的院训，希望能够培养出德才兼备、能够管理好寺院各项事务、能够顺利进行国内外学术交流以及对佛法有所领悟，能够弘法利生的人才。

一诚法师对于大力推崇现代的佛学院教育，并且理念也是独树一帜。他认为西方的学院教育是只学而不修，这样的教育模式是不行的。他反对这种只注重学习的西方教学机制，而是认为丛林制度应该与学院制度相辅相成。“学修一体化，学僧生活丛林化”是一诚法师一直在履行的教育理念，并且一诚法师认为，学僧生活丛林化就是丛林制度中修证理念的具体说明和表现^②。光是学习理论是不行的，亲证才能真正体会无上菩提妙心。佛法能够实行是难能可贵的，单纯的学理研究只是纸上谈兵，“学”与“修”还需做具体分析。

一方面，并不是说“学”不重要，之所以强调“修”，是因为“学”在任何一个学院内都是基本任务。“学”的确很重要，中国佛教自古以来便注重佛法的学习和研究。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有很多对佛教义理解释明畅通达的高僧大德，各个宗系的高僧创宗立派，佛教的发展高潮不断，可谓是百花齐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多种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佛法义解昌明的现象慢慢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不知所云、似是而非的佛法，这种现象令人扼腕叹息。佛学院，“学”是必不可少的，它是作为专门学习和研究佛法的机构，要继承和发扬佛教学术研究的优良传统。佛学院中培养的僧才该勤学深究，为佛教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努力把佛法义解的传统与现代学术结合起来，顺应时代的发展。

另一方面，“修”也在佛学院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学修一体化，

^① 一诚：《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法音》2002年第10期，第35页。

^② 一诚：《一诚老和尚诗文集选》，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

学院丛林化，丛林学院化。”实际上就是在说学修并重的观点。一诚法师 2005 年曾在中国佛学院新生开学典礼上讲话：“首先，要把握好既是出家人、又是学生的双重身份。作为出家僧伽的主要任务是修行办道，而作为学生的主要任务却是学习、思考和研究，二者应当在你们身上得到完美的结合。”一诚法师这段话是在讲作为一个佛学院的学生，应该学习和研究，但是作为一个僧伽，却是要修行的。虽然前人如太虚等也强调过“修”的重要性，但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无法很好的实施，也因此一诚法师在现在的条件下，能够对“修”有更高的要求及更好的诠释。一诚法师认为如果学而不修，终会在佛法上的道路上愈走愈偏。修行修到心净，会使人终身受益。佛学院教育毕竟与社会上的学习是不一样的，作为佛学院，必须要传授好佛教的专业知识以及一些必要的文化知识，同时又要注重丛林修行，亲身实践才能追求到佛法的奥义，而不是一味的接受理论的灌输。不实践不修行是没有办法真正发挥佛法的作用的，无法发挥佛法中的义理的实用性，也无法去跟他人以身作则讲经说理，起到净化社会风气的作用。

丛林学院化，学院丛林化，是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每个历史时期佛教教育都各有特色，而在一诚法师的时代，既有传统的丛林教育，躬耕布衣，又有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佛学院教育。一诚法师在丛林教育与佛学院教育两种新旧不同的教育方式下，形成自己独特的教育理念，同时，也是现代佛教教育的新的内涵。一诚法师丛林教育和学院教育两头抓，他既是传统丛林佛教教育的践行者，又是当代佛学院教育的带头人。一诚法师在世期间，佛学院发展的又快又好，并且紧随国情，在佛教教育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正如戒毓在一诚老和尚佛学思想研讨会中发表的《一诚法师佛教教育的理念与实践》中怀念道：“老和尚的教育理念与教育事业，值得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与反思的。就佛教的人才如何培养，培养什么样的人，具体操作，我们可以从老和尚的一生佛教事业中，能找到我们的答案的。”

4.3 爱国爱教

希望我们中国佛学院的法师及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将来都能成为“政治上靠得住，学识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爱国爱教的杰出僧才，为人

类的福祉、社会的和谐、民族的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①

我国不是一个宗教性质的国家，所以爱国爱教应属于我国独特的佛教教育理念。佛教想要长足发展，生生不息，必须要紧跟党走，顺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正确意识到爱国爱教的重要性是重中之重，并且爱教要寓于爱国之中，爱国是爱教的前提和基础。王公伟在一诚法师佛学思想研讨会上认为，佛教的价值体系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是有一定冲突的，但是并非不可相容，但必须是佛教要适应社会主义，跟着党走，而不是社会适应佛教。爱国爱教是佛教想要发展必须让僧众具备的品质，一诚法师对学僧的期许中蕴含着的即是爱国爱教的思想。

一诚法师对于培养爱国爱教僧才这一理念是由始至终坚定贯彻的。一诚法师也多次讲话要培养热爱祖国热爱党，有坚定信仰又有佛学文化素养的合格僧才队伍。因为一诚法师清楚的认知，爱国爱教不但是国家的需求，也是当代佛教兴衰存亡的关键，能直接影响到佛教命运的走向。对于佛教界来说，爱国爱教更是佛教建设事业中举足轻重的任务，急需执行。一诚法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提过要把《邓小平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课加入到佛学院中去，一诚法师这种爱国爱教的教育理念在今天看来，依然是非常的具有长远目光。并且一诚法师也要求佛学院“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支热爱祖国，接受党和政府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宗教学识，立志于从事宗教事业并能联系信教群众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一诚法师深刻认识到，我国佛教事业能够蓬勃发展，都是因为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恢复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佛学院才得以复苏^②。佛教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开办佛学院，就是要爱党爱国、勤学爱教，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同时坚决拥护社会主义的大旗，积极地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及指令，把爱国爱教的理念融入骨髓里。爱国爱教不是一句空谈，而是每一位佛教学僧都要实践到日常生活中去的。一诚法师无数次喊话青年学僧要谨记爱国爱教的理念，他不断提醒青年学僧要爱国爱教，要维护祖国统一社会稳定，光有学识是不够的，要跟随国家的步伐走。经过这些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早已今非昔比，现在的中国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如同近些天来的冬奥会，韩国运动员说中国冬奥会食堂的菜不好吃，中国奥运会主办方及网上讨论此事的网

^① 正澄：《一诚会长与中国佛学院教师座谈》，《法音》2007年第9期，第60页。

^② 一诚：《在中国佛学院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法音》2007年第1期，第8-9页。

友都是一笑了之。因为我国如今国力愈发强大，很多事情都无需在意，这就是如今中国强大的文化自信。也因此，佛教徒更要坚持爱国爱教的理念，紧跟不断进步的祖国前进，必须融入这一历史潮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

爱国爱教，不仅仅是单纯的喊口号，更是要身体力行。爱国爱教不是一个静态行为，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一诚法师所希望培养的爱国爱教的人才，是能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如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不断向前发展，作为佛教，尤其是佛教佛学院内培养出来的新鲜僧才，更是不能固步自封，囿于自身，而是要与时代的发展共同进步，成为使佛教开出繁盛智慧之花的新鲜土壤。一诚法师也希望新时代下的僧才，能够在寺院管理、自然与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追赶上时代，成为新时代具有让佛教蓬勃发展的力量的新僧才，从不停止终身学习的理念，努力充实自己的学识，充分把所学运用于实践，努力做到知行合一，形成一个佛学院的良性学习圈。同时作为爱国爱教的优秀僧才，也要能运用好佛法的慈悲力量，毕竟佛学院与传统学校不同，作为里面的学僧，就是要用普渡众生、平等爱人的心态去对待别人，把佛法的力量发挥出去，在社会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各个方面做出应有的贡献。一诚法师也时刻强调新一代的年轻僧才是佛教的希望和未来。一诚法师引领着如今的佛教院校形成了独特的办学特色，尤其是中国佛学院和江西佛学院，它们延续了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成为以后佛学院办学的楷模。

4.4 坚持人间佛教理想

太虚始倡的人生佛教思想是在惠能法师人本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后赵朴初老先生充分吸取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来完善成人间佛教思想。赵朴初老先生是人间佛教思想的极力宣扬者，他在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期间，把人间佛教思想作为我国佛教发展的指导思想。

一方面，从人间佛教思想范畴来讲，它包含了以下方面：不二法门、菩萨行、五戒十善与四摄六度^①。众生平等，一切大众皆是佛。菩萨的存在就是利益众生，菩萨都是慈悲的。虽然众生皆是佛，但若想成佛，就必要成为一个好人。在赵朴初老先生的人间佛教思想里，这些范畴就显示了他思想的诉求。首先就是佛教是入世的服务大众的，佛教如果想实现自身的价值，第一就是要对人类

^① 金冠佑：《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及时代意义》，延边：延边大学，2012年第14页。

社会产生贡献。每个人都不是一座孤岛，佛教也是。脱离了社会，佛教便没有存在的自我价值。第二，爱国爱教也是必要的。赵朴初老先生认为佛祖慈悲的爱着他的国家和人民，所以要求僧人要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为己任。然后，要利世济生，念经参禅的根本目的就是在于利世济生，而不是偏安一隅自娱自乐。第三，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烈认同。佛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是分不开的，二者齐肩并进促进文化繁荣，共同创造精神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界^①。人间佛教，就是要将大乘佛法的入世原则贯彻好，去服务大众，改良社会风气，佛教界众人完善自身的同时也要去帮助他人，利乐众生。赵朴初老先生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时，大力宣扬人间佛教，为中国佛教的发展鞠躬尽瘁。

一诚法师继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之后，不负赵朴初老先生的重望，时刻记得继续坚持发扬人间佛教思想，并且把人间佛教思想融入到僧伽教育中来，用新生代青年僧伽的力量来使人间佛教的思想得到进一步增强。如果每个青年学僧都能贯彻实践人间佛教的理念，佛教的发展将更上一层楼。无论是释迦牟尼佛还是其他的佛陀，都是入世发菩提心，修习菩萨道，最终取得大智慧成无上正等正觉。人间佛教在一诚法师看来堪当佛法真义，虽说佛教有出世法，但是出世法是相伴于世间法而来的，世间法若不在，出世法便更是无从谈起。佛法不离世间法，入世这一特点也是佛教在中国长久存在的根本原因之一。有情众生众说纷纭，思想各异，也因此社会复杂无比，为难行能行菩萨行的修行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同样的，在这种条件之下，佛教的僧才若能做到自利利他便是极好。若想要自利，就要有利他的情怀，有利益众生的菩提心为基础，才能真正做到自利。独木难支，很多根木头才能做成船游至彼岸。自利先利他，方能成就自利利他。当代社会是十分注重人的自身价值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怎样利用好这个时代特质，使人类更进一步，社会与国家更加繁荣，人间佛教思想为佛教指明了道路。太虚大师所提倡的人生佛教还有对神鬼的一些消极因素在里面，但赵朴初老先生的人间佛教思想则全部都是积极的。并且人间佛教思想还是顺应时代的潮流，符合社会的现状，能够精准把握全体佛学，又是一种对以往佛教弊病的反思。一诚法师大力坚持发扬人间佛教思想，并且在佛学院教育中深入贯彻，一诚法师相信实践与发扬人间佛教思想，能使佛教的未来更加繁荣。

另一方面，从实践人间佛教的路径上来讲，赵朴初老先生认为所有的佛教

^① 李晓龙：《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向度》，《世界宗教研究》2017年第3期，第79-88页。

僧众都要用“无我”之精神来实践人间佛教。“无我”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奉献精神，利他精神。一诚法师很好的承接了这种精神，他在发扬人间佛教理念的基础上，要求佛学院的学僧志存高远、真修勤学、体魄强健。要有报效国家、报效众生的使命感，要对众生饱含深情，利乐有情，教化众生。不断脚踏实地的学习、不求回报的奉献。他曾在《无杂相》里禅要开示：

某居士问其父往生时有香气是什么道理？和尚说：“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生从哪里来，因缘所生法。心净即生西方，心不净不能去。净心无香臭，往生有香是幻象；香味是意识感知，是幻化。妄想幻化因为有求，有求皆妄。”某居士：“那利益大众不是无意义了吗？”和尚：“求真务实，有功不妄。”^①

一诚法师在里面首先强调了心净的重要性，息念除妄，破相去执，不能过度执念，心烦意乱。接着又告诉人们要利益大众，脚踏实地打心底地服务大众，不只是做做样子而已，达到一种求真的境界，自然就会有功德，不会被妄念所扰。作为佛学院的学僧，一诚法师更是希望他们能够实践佛陀的教导，“不为自己得安乐，但愿众生离得苦。”饱含慈悲之心，救助众生离苦得乐，回报社会，报效国家。如此，才是一诚法师所希望的佛教人才，他坚定不移地践行发扬人间佛教的理念，通过教育的手段把人间佛教的理想落实到实处来，让佛教事业的发展更上一层楼。

^① 一诚：《无杂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版，第74页。

第5章 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思想实践

5.1 振兴江西佛教教育

振兴真如禅寺，复办江西佛学院，是一诚法师相当具有代表性的佛教教育实践行为。这不仅体现了他对丛林教育的重视，还体现了他对佛学院教育的认同。正是由于这两个举措，江西佛教发展的如火如荼。一诚法师在振兴当代江西佛教教育方面的贡献可称是第一人。

5.1.1 振兴真如禅寺

从振兴真如禅寺方面来看，一诚法师在真如禅寺五十多年，可以说是心血都倾付其上。云居山自公元808年由道容法师开山以来，如今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但由于战乱等各方面的影响，真如禅寺历经波折，很多次险些被摧毁。但好在由于佛教界各方的努力，经过八年的复建，云居山真如禅寺后来得以恢复。由虚云法师恢复的云居山真如禅寺在其后分别由海灯法师、性福法师以及一诚法师担任主持。自虚云法师圆寂后，他的弟子都遵循着虚云法师的遗愿，保护着这座千年古寺。一诚法师还未曾当上真如禅寺住持之时，就已经参与真如禅寺复建的规划设计，1985年一诚法师继任云居山真如禅寺的主持后，更是殚精竭虑振兴这座古寺，用传统的丛林模式把寺庙管理的井井有条。

真如禅寺在一诚法师的管理下，成为了全国赫赫有名，也是被当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所认可的中国佛教丛林模式的样板之一，更是禅门教育的典范。一诚法师为了振兴江西佛教，更是在岗位上兢兢业业，从未有过懈怠。每天坚持早晚上殿坐香四支；每月朔望布萨，禅戒并进。五谷归仓之后，全寺僧众长住禅堂，专心参禅，以七七为期，精进深修。一诚法师住持真如禅寺期间，坚持禅门的传统，整理修订了《真如寺常驻规约》《客堂规约》等一系列管理条例，农禅并重，恪守百丈清规，教育僧伽们践行“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祖训，以身作则带领僧伽们感受学与修的结合。为了继承虚云法师对于佛学研究以及教育僧才培养人才的传统，在2008年拟恢复“云居山佛学研究院”，使真如禅寺的年轻僧人精修进学。丛林教育的人才培养还包括传法、收徒、传戒以及收皈依弟子。一诚法师继承虚云和尚的衣钵，在江西时收了许多佛教

的三宝弟子，在每三年云居山传戒的戒子及其他地方任戒和尚等外，还培育很多的佛教人才。为佛教教育的发展尽心尽力，贡献颇多。一诚法师继承的真如禅寺有着复兴祖庭，重振宗风的重要使命。真如禅寺这种丛林教育，既是对先祖“马祖建丛林，百丈立清规”的传承，又是对师傅虚云法师遗愿的发扬。

5.1.2 复办江西佛学院

从复办江西佛学院方面来看，2000年，一诚法师秉承着只要还有一个学生就要办下去的理念，复办了江西佛学院，地点在江西马祖道场宝峰禅寺。一诚法师刚成为真如禅寺住持没多久的时候，当时江西佛学院还未复建。但一诚法师目光深远，那个时候就派弟子到其他佛学院深造。这在传统的云居山无疑使僧众难以理解。但从今天来看，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眼光的确高瞻远瞩。为了复办江西佛学院，一诚法师筹备了很多年，努力赢得政府的支持以及社会的帮助，才得以复办江西佛学院。江西佛学院复办后，一诚法师作为江西佛学院的院长，奔走运筹，聘请了很多佛教界的权威以及法师当老师，同时在社会各界以及政府的关怀下，修建了教学大楼，不断改善教学设施，并且还设置了西双版纳专科班。一诚法师还不断呼吁各界人士对江西佛学院多加关注，努力把江西佛学院打造成全国一流的佛学院。江西佛学院在一诚法师的努力下，如今已经小有规模，为佛教界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5.2 复兴中国佛学院

中国佛学院对于中国现代佛教而言，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佛学院的成立意味着我国现代佛教教育开启了崭新的一页。一诚法师深刻意识到中国佛学院教育的重要性，因此大力发展中国佛学院，也是他佛教教育思想的重要实践之一。一诚法师在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期间，无数次呼吁要把佛教工作的重心向佛教教育事业倾斜。一诚法师继法尊法师和赵朴初老先生之后，成为中国佛学院复办之后的第三位院长。随后2010年又把院长之位传给传印法师。一诚法师作为中国佛学院院长期间，同时也是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他为复兴中国佛学院采取了很多举措。

第一，从教育理念指导方面来看，一诚法师在担任中国佛学院院长期间，

不仅要求僧人们坚持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知恩报恩”的校训，保持着“广学多文”的优秀院风以及“学修一体化、解行相应”的道风和“严谨、勤奋”的学风这种软性文化，更是可以很好地完成中国佛教协会所要求的各种任务，以及教务教学活动。

第二，从师资队伍与教材编写方面来看，他重点抓牢师资队伍、教材编写等各方面的工作。当时由一诚法师组织的佛学院教材的编写工作如火如荼的进行，而且编写时还会积极调研有关全国佛学院教材的具体情况。

第三，从学校建设方面来看，一诚法师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会议上呼吁重视中国佛学院新校舍的建设，而且十分关注新校社建设的设计方案，他积极在会议上与他人商讨中国佛学院校舍建设的具体意见，同时完善许多政策。

第四，从学术交流方面来看，一诚法师在职期间举行过很多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他曾经主办过中韩日“三国会议”，还有新加坡的传戒法会，让佛教教育事业更上一层楼，并且通过讲经交流活动，发现和培育了不少优秀的青年僧才，为爱国爱教添砖加瓦。一诚法师把中国佛教教育的影响力更好地扩展至国外。

第五，从后勤以及生活方面来看，一诚法师可谓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他对佛学院的工作不但有着宏观的远大的目光，在细节也是做到极致。后勤工作往往为人们所忽视，但实际上又是十分重要不可或缺。聚沙成塔，后勤工作就像一粒粒小沙子组建成为各项重大任务这样的塔。一诚法师认为江西佛学院中有很多文物古建，所以安全是十分重要的，并且重点在于防火。火灾一旦发生损失就是不可估量的，所以在一诚法师作为院长期间安全消防工作做得是十分到位的，佛学院的学生们的安全也是十分有保障。一诚法师甚至会去教育学生要注意卫生问题，健康才是学习的前提，由于当时“非典”疫情刚刚结束不久，一诚法师十分关注僧人们的身体健康。

一诚法师无论是从宏观的大局方面，还是微小的生活方面，对中国佛学院都见解颇深，正是由于一诚法师的贡献，中国佛学院蒸蒸日上，规模不断扩大，为佛教界输送很多优秀僧才。

5.3 大力呼吁人才培养

一诚法师多次发表讲话要加大佛教界的人才培养。人才培养问题，是中国

佛教教育的关键性问题，因此一诚法师呼吁人才培养的实践，体现了他爱国爱教、坚持人间佛教理想的教育理念。一诚法师不断强调培养佛教界的人才是现阶段重中之重的任务：

我们一定要牢记朴老提出的“当前和今后相当时期内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第一是培养人才，第二是培养人才，第三还是培养人才”的号召。面对国内外、教内外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一大批信仰坚定、道风纯正的讲经弘法人才、学术研究人才、寺院管理人才、国际交流人才、佛教教育人才。我在这里号召全国佛教界，要把大力加强和发展佛教教育，努力提高四众素质，作为全国佛教界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①

一诚法师当时作为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不断提醒佛教界各路人士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即使少修庙宇，少修殿堂，也要把佛教教育人才培养这一块抓紧搞起来。一诚法师从在江西佛教工作开始，一直到后来去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学院工作，都从未停止对人才培养的呼吁。佛法需借人弘，一诚法师深知佛教人才是与佛教命运紧密相连的。一诚法师在世期间，培养了无数学生、传法弟子、授戒弟子、剃度弟子和皈依弟子，桃李满天下，其中很多弟子都依然在佛教界发光发热，成为如今佛教界的中流砥柱。这都要得益于一诚法师顺应时代、具有超前目光的佛教教育理念，使当代中国佛教事业愈发兴旺。

5.4 一诚法师对中国佛教的影响

纵观一诚法师一生，从年少遁入空门，至晚年在云居山圆寂，他一生对中国佛教的贡献无疑是不可忽视的。从佛教教育方面来看，一诚法师在世期间从未懈怠过培养合格僧才、加强人才建设这一桩佛教界的头等大事。在一诚法师的影响下，佛教教育的内容和形式都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前进发展着，在佛教教育领域不断完善着前人的成果，而且还有着自己崭新的未来。江西佛学院和中国佛学院都离不开一诚法师的重视。一诚法师把人才培养同国家的政治政策——宗教信仰自由联系起来，使得佛教教育可以紧跟时代发展。从佛学思想方面来看，一诚法师既承接了虚云法师思想的精华，又延续了赵朴初老先生佛教中国化的理念，大力推举人间佛教，奉行百丈清规，致力于修复祖庭，倡导

^① 一诚：《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法音》2003年第10期，第37页。

农禅并重，并且秉持“新六和”精神在国际上与其他各国进行佛学方面的友好交流，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使佛教不断地适应社会主义社会。从佛学学术研究方面来看，一诚法师大力整理佛教文献，编撰了《云居山新志》、《宝峰山志》等山志，又编撰《禅七仪规》等关于佛教道风纪律的文献，还编撰如《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等通俗适合大众阅读的书籍。在任职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期间，组织参与对佛教院校爱国主义教材的编写，并且经常与学术界联合举办有关佛教的学术会议。从社会公益方面来看，一诚法师热心公益，在“非典”、汶川地震期间积极捐助物资，并慰问群众，为处于灾难的人们主持法会，消灾除厄。一诚法师一生都在为中国佛教事业而努力，正如一诚法师的弟子纯闻所写：“承前启后是何人，平淡无奇无杂相。般般磨难终不渝，悲愿智海传祖灯。”

第6章 结语

一诚法师如今已圆寂四年有余，他在当代佛教教育事业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值得佛教各界人士学习。在佛教中国化的背景下，一诚法师用他独到的佛教教育思想，为佛教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基于文章以上内容，我们已经大致了解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以及在这种理念下所做的实践行为。最后，阐述一下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本文整体都在佛教中国化的视角下探讨，因为佛教中国化对一诚法师佛教教育方面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当今的形势下，佛教中国化是佛教必须坚持的大方向。首先，佛教中国化要求中国佛教协会引领佛教界各路人士增强政治认同、弘扬爱国主义，这正是影响一诚法师爱国爱教的佛教教育思想的重要因素。其次，佛教中国化要求佛教僧尼的理念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人间佛教思想得以发扬光大。因为人间佛教中利乐众生、为人民服务等价值观接契了佛教中国化的需求，故一诚法师大力倡导人间佛教思想。再次，一诚法师兴办佛学院、振兴真如禅寺等行为，都有着佛教中国化的影响。

第二，一诚法师佛教教育的思想及实践，推动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首先，“独身、素食、僧装”能够使僧尼规范自身，践行好佛教传统，务实佛教中国化的根基。其次，一诚法师大力培养爱国爱教、有学识有管理能力的僧才，在人才建设方面为佛教中国化奠定了基础。再次，一诚法师更新丛林教育理念，使佛教能够紧跟社会潮流，做好佛教中国化中的当代化需求。

由此可见，一诚法师的佛教教育思想，其存在是必然且合理的。首先，自古以来，佛教教育问题就是中国佛教的重点所在，在佛教中国化的背景下，佛教积极适应社会主义是必然的。其次，佛教的对“幸福”的终极诉求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有相通之处的。再次，佛教中国化会长期存在且内容会不断更新，因而佛教教育思想要随着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而加以调整。所以一诚法师适应时代、符合佛教中国化的佛教教育思想必定会出现，也是佛教在当代发展的必要内容。

最后，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佛教教育的发展依然会保持着目前的态势，总体而言是良好的。但即使现在丛林教育与佛学院教育处于一个向前发展的过程，却还是没有完全成熟，如何真正做到教育知识的完整传递，获得每一个僧伽的

认可，贯彻好学修一体化，依然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致谢

不知不觉已经在南昌大学度过七载，对南昌大学从最开始的陌生到现在的热爱，现在看去仿佛也就眨眼之间。随着论文的逐渐结束，仿佛是在宣告我的学习生活即将走向终点。有太多太多的遗憾和不舍，在南昌大学的七年时间里，我认识了很多可爱的朋友、热心的同学以及令人尊敬却又平易近人的老师们。每每想到这些，总是对母校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但是心里更多的却是幸运以及对命运奇妙的感叹。考上南大后大学里遇到的每一个人，对我而言都是很幸福的。我一直都不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也常常总是很“佛系”，对未来常常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划。但是，我遇到了我的室友潘慧新、黄丽婵、陈鑫荣，她们教会我努力，教会我上进，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对我诸多照顾。并且自从来到人文学院，我的导师习细平老师和谢飞老师对我一直都很关心，认真指导我论文的写作。因我自身过于顽劣，常常觉得有愧于老师和我的朋友。但遇见这样的老师和朋友，何其有幸！

时间飞逝，美丽的校园带给我无数的回忆，每一个人的音容笑貌都镌刻在了我的心间。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每一件事，用最真挚的热情去回报我的母校，最后，千言万语不过一句话：谢谢大家！

董金泽

2021年12月

参考文献

- [1]一诚.无杂相[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
- [2]一诚.以戒为师[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
- [3]一诚.一诚老和尚诗文集选[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 [4]一诚主编.禅七仪规[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 [5]一诚.平常心[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 [6]一诚.宽怀[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 [7]一诚.容忍[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3.
- [8]一诚.世界是自己的,与别人无关[M].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2017.
- [9]赖永海.中国佛教通史:第十五卷[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 [10]高令印.中国禅宗通史[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4.
- [11]净慧主编.虚云和尚全集[M].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
- [12]岑学吕编著.虚云法师年谱[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 [13]一诚.云居山新志[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
- [14]一诚主修,妙安副主修.宝峰山志[M].江西省靖安县宝峰禅寺,中华佛教出版社,2004.
- [15]和为尚编委会.和为尚(上、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6]叶小文.佛教教育的“一个根本、三个借助”[J].中国宗教,2007(5).
- [17]陈兵、邓子美.二十世纪中国佛教[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18]太虚.我的佛教改革运动史略[M].《太虚大师全书》第57册,香港佛学书局.
- [19]危悦.一诚法师的禅学思想与实践研究[D].南昌大学,2015.
- [20]师彬.佛教教育思想及当代价值[D].西安电子科技大学,2011.
- [21]金冠佑.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及时代意义[D].延边大学,2012.
- [22]翟兴龙.“中国佛教”与“佛教中国化”——佛教在中国发展史中两个概念的综述[J].宗教与历史,2019(02).
- [23]宽昌.新时代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J].中国宗教,2019(07).
- [24]梁卫国.多维度下佛教中国化的必然性研究[J].中国宗教,2020(05).
- [25]李利安,狄蕊红.新时期佛教中国化的三个维度[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0,57(03).
- [26]赵朴初.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J].法音,1992(03).
- [27]圣凯.中国佛学院的教育观念世界(1956—1966):以中国佛学院和汉藏教理院为背景[J].佛学研究,2020(01).
- [28]欧阳镇.一诚法师与江西佛教[J].法音,2013(04).
- [29]欧阳镇.虚云和尚中兴临济宗的贡献[J].地方文化研究,2016(02).
- [30]王丹.一诚棒喝研究[J].五台山研究,2015(03).
- [31]刘元春.《佛教教育的社会意义与未来》[J].中国民族报(06).

- [32]大醒.《十五年来之整理僧伽制度运动》[J].海潮音,1935(01).
- [33]黄夏年.近代中国佛教教育[J].法音,2007(04).
- [34]刘懿凤.近代中国佛教教育的实践特色[J].佛学研究,2019(02).
- [35]张雪松.近现代中国佛教教育史研究刍议[J].法音,2018(12).
- [36]刘元春.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的机遇与挑战[J].法音,2016(10).
- [37]叶青春.当代中国佛教教育的现代性视角[J].法音,2014(08).
- [38]李向平.佛教教育的当代困境及其改革路径[J].普陀学刊,2015(00).
- [39]唐忠毛.中国近代佛教教育兴办的背景及其类型分析[J].普陀学刊,2015(00).
- [40]纪华传.中国近代佛教的主要内容及其时代特色[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03).
- [41]慈林.当代佛教教育略议[J].法音,2006(11).
- [42]寂慧.见贤思齐,培植信心,养育僧才——从虚云和尚说到现代佛教僧源及教育[J].法音,2009(07).
- [43]道坚.虚云大的师教育理念[J].法音,2009(06).
- [44]伍先林.虚云与太虚佛教思想风格之比较[J].佛学研究,2016(00).
- [45]李晓龙.论赵朴初人间佛教思想的“中国化”向度[J].世界宗教研究,2017(03).
- [46]一诚.继承赵朴初会长遗愿,同心协力开创中国佛教事业新局面[J].法音,2002(10).
- [47]正澄.一诚会长与中国佛学院教师座谈[J].法音,2007(9).
- [48]一诚.在中国佛学院成立五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J].法音,2007(01).
- [49]一诚.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J].法音,2003(10).
- [50]一诚.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会议上的讲话[J].法音,2007(05).
- [51]释演觉.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推动佛教事业健康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工作报告[J].法音,2020(12).